表團根據它們自己與弱小國家相互關係的標準，妄指一個有自己政府、自己議會與自己軍隊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仇視蘇聯是這種狂妄與愚蠢說法的唯一解釋。可是當我們看到英國代表團提議准許那個所謂獨立國的外約但加入聯合國時，這種說法就更顯得可笑了。照它們說，外約但是一個獨立國家。我們現在要問：究竟外約但是什麼時候成爲獨立國的？事實上，外約但曾在一九二二年得到國際聯合會的同意之後宣佈獨立，可是剛剛隔了六年，英國政府又於一九二八年再度宣佈外約但的獨立。照普通的邏輯來講，不是一九二二年並沒有讓外約但獨立，就是原來讓它獨立的人後來又把獨立取消了。無論那一種情形，都是在做假，值得安全理事會的多數去調查外約但的獨立書究竟到那裏去了。不幸安全理事會中多數理事國竟然覺得不必考慮這種不正常的情形，不必解釋爲什麼外約但宣佈獨立兩次的原因。換句話說，以數學的方法來計算，外約但向我們宣佈了雙重的獨立。可是後來的情形更使人不可想像。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又宣佈一次外約但獨立，於是就變爲三重的獨立了。Mr. Bevin 在大會演說中說：

“關於外約但的將來，英國政府願意在最近採取步驟，把這個國家建立成爲一個主權的獨立國家，並且承認它這種新地位。”

從 Mr. Bevin 的話中就可以看出，儘管過去已經兩次宣佈了外約但的獨立，結果外約但還只是一個領土，Mr. Bevin 決定還要第三次把它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烏克蘭代表團在政治委員會中要請 Mr. McNeil 解釋這件事情，但沒有結果。同時 McNeil 也沒有在這裏解釋。他雖然不是相信“說話雖好，不說話更好”這句格言的政客，可是對於這件事情，他却一言不發，好像嘴被塞住似的。其實這也可想而知之，如果我們來調查一下第三版或者是 Bevin 版的外約但獨立——恕我這樣說法——就可以看到英國不但維持了它在現有軍隊地方的駐軍權利，而且還可以到它想要駐軍的其他許多地方去駐軍。英國在外約但的顧問與專家有效的控制了外約但的整個經濟與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會豈不是有權要求第四次宣佈外約但的獨立，以求該國的主權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證？

從方才所舉的事實來看，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在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上，有人正在耍着一套不可容忍的有損聯合國威信的玩意。

爲了這些理由，烏克蘭代表團反對葡萄牙、愛爾蘭與外約但的入會，贊成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其他五個已經訂了和約的國家加入聯合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也不得例外。烏克蘭代表團譴責英美集團想要利用機械投票方式使斯拉夫各國代表團遇到許多重大困難而無從與聯合國合作的政策。

主席：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有三位代表要發言。如果還有人希望要列入發言名單，就請他們向我提出來。現在還等着發言的是伊拉克、南斯拉夫與阿根廷三國的代表。美國代表已經要求列入發言名單。現在既然沒有人再提出來，這個名單就截止了。

我們等到午後八時再開會。

午後六時四十二分散會

第一一八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午後八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九三. 繼續討論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

主席：請伊拉克代表發言。

Mr. KHALIDY (伊拉克)：因爲大家都急於要在今晚結束我們的工作，我決不想妨礙這個希望的實現。事實上，許多代表團對於此次辯論的處置極其中肯得體，伊拉克代表團本來就無意再來參加，而且若非因

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特別提到我國的兄弟之邦外約但，伊拉克代表團也就不會來參加這次辯論了。

談到這一點，可否讓我首先聲明伊拉克代表團對於否決權的用於入會申請深深引以爲憾？

在山市，我們會獲有力的保證，說對於否決權的使用必將慎重其事，而且主要是以有關國際安全的事項爲對象。我們主張否決權根本不應用於准許新會員

國入會問題。我們相信此事的決定權完全屬諸大會，任何愛好和平的國家經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都有入會之權。

安全理事會祇須推薦一國入會，安全理事會的建議至少須有七票贊成。我們認為建議與決議不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根據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須經各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但是，對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的決定權屬諸大會，不屬於安全理事會。伊拉克代表團引為憾事的是入會問題成了大國間討價還價的題目。

聯合王國代表及澳大利亞代表擁護外約但參加聯合國，本人表示感謝。事實上外約但和此間多數國家一樣，是一個獨立國。國際聯合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即已承認委任統治制度已經終結，外約但已獨立為一主權國。所有一個獨立國應有的特質外約但均已具備，它並已與幾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也在繼續建立之中。外約但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其過完全不在外約但，這是我可以附帶聲明的。

外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即已向軸心國家宣戰，並曾積極參加。至於 King Abdullah 哈希米德陛下，他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重要、最有聲望的阿拉伯領袖之一，為人酷愛和平，正在領導國民遵循民主的道路前進發展。

有人提到“大敘利亞”問題。我們願意聲明這是一個直接關係阿拉伯人自身的問題。

最後，我要強調據我們的意見，外約但完全符合憲章第四條第一項的要求。

主席：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KOSANOVIC (南斯拉夫)：我不準備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所牽涉的法律問題。這一方面的問題在第一委員會已經詳予討論，今天又經波蘭代表 Mr. Lange 及 Mr. Vyshinsky 清晰說明，所以我不敢說另有新的意見提出。但是，對於澳大利亞代表 Mr. Evatt 及聯合王國代表 Mr. McNeil 所說的話，我想予以答覆。

Mr. Evatt 及 Mr. McNeil 開始就盛讚中立。好像他們認為中立就是一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最好的證據。他們這種言論，我不能贊同，我也希望大會所有其他的代表都不能表示同意。我並不想觸犯任何人，但是我主張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就是那些曾與希特勒、曾與法西斯主義作戰的人民，因為沒有他們的戰鬥，我們今天就不會在此開會，希特勒就會統治世界了。由於許多國家的中立，遂使戰爭延長。在我們早期討論中，

我有一次曾經引徵丹丁的一句話為例，他把中立騎牆的人安放在地獄的深處，說他們是“和上帝及魔鬼一概無涉的人”。一面說中立的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面認為一個曾經竭盡力量獻身於對抗共同敵人的鬭爭的國家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我以為對於我們的憲章作這種解釋不足為訓。

其次，Mr. Evatt，特別是 Mr. McNeil 提到主權和條約的問題。條約的種類不一，但是我所指的是專就聯合王國與外約但間的關係而言。印度在成為一個自治領以前即曾與聯合王國締結一個條約，但是我想在座各位之中決不會有一個人認為那是一種平等的關係。

Mr. McNeil 曾將外約但與聯合王國間的關係和南斯拉夫與蘇聯間的關係相提並論，我必須嚴辭指正他。南斯拉夫絕對自由獨立，境內沒有蘇聯軍隊，而外約但境內，除非我所說有誤，英國軍隊的數目比宣佈獨立以前還要多。

談到阿爾巴尼亞的時候，Mr. Evatt 說因為有一爭端牽涉阿爾巴尼亞，所以應當延緩決定它的入會申請。

本人不能同意 Mr. Evatt 的這種言論。爭端並不妨礙一個會員國參加我們的討論。我們曾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希臘問題，當時即曾邀請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參加討論。它們在參加之前先須發表若干聲明。假如它們是會員國，此事當必更為容易。Mr. Evatt 說在英國海員事件解決以前，阿爾巴尼亞不能成為一個會員國，他這種說法我要極力鄭重反對。那好像是說阿爾巴尼亞犯了殺人的罪行。我認為 Mr. Evatt 的話與事實真相不符。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戰時我們的敵國，曾與我們作戰，不久以前我們纔同它們締結和約的那些國家的入會問題；我們應該記得我們討論的是德意志及義大利以前附庸國的入會問題。可是，有些會員國要否決阿爾巴尼亞——說在所有申請入會的國家中，阿爾巴尼亞是自始就同我們作戰的一國。這是一種惡劣的論調。這是希臘代表以前在這裏用過的同樣的論調，他說阿爾巴尼亞是一個曾經對希臘宣戰的國家。這不過是重複一句不正確的話。阿爾巴尼亞是曾經義大利，法西斯義大利佔領，淪於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之下的國家。

讓我從一個身居要職、領導法西斯義大利達十年之久的人，引證幾句話。齊亞諾伯爵 (Count Ciano)

於一九四六年經 Sumner Welles 作序在美國出版的“齊亞諾日記”內對於一九三九年阿爾巴尼亞的遭遇有最明白的記述；說明義大利曾經用盡方法來混淆視聽，“我們必須散佈種種謠言；我們要像烏賊一樣把清水變黑”。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他有下面一段記載：“我也在和 Vitetti 擬製一件協定。措辭雖然客氣，但是這件協定可以讓我們把阿爾巴尼亞合併。領袖已經核准。Zog 必須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否則我們就要用武力佔據阿爾巴尼亞。因此我們已在動員集中兵力……”。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記內載有下面一段：“De Ferraris 已經帶着製就的保護國協定動身前往底拉那。將來的發展現在尚難預料，不過大概 King Zog 是要屈服的。我所指望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Zog 的孩子快要降生。Zog 很愛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屬。我相信他寧願想法確保他的親人的安寧。老實說，我不能想像懷孕九月的 Geraldine 會出沒於鎗林彈雨奔波於 Unthi 或 Mirdizu 山中。”

請看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長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的這段漂亮的記載：“Muti 來到羅馬，我已經準備好了要派他帶一小隊和他一類的人到底拉那去，以便在下星期四晚上倘使阿爾巴尼亞的國王還沒有規規矩矩的投降，製造事件。我准他自由行動，但是特別命令他：不得侵犯皇后和那個孩子……；夜中製造恐怖；天明藏身林中，等待我軍到達，同時設法阻礙 Zog 向 Mati 退走”。

四月十二日齊亞諾於義大利軍隊開入阿爾巴尼亞、建立它們的政權後，洋洋得意的到達底拉那，他在“日記”中記下這一段：“但是，事情並不像外表那樣順手。反對共戴一人為王的合併的還大有人在。他們都願意擁戴薩伏衣皇室 (House of Savoy) 的一員為王，更願意擁戴我。但是，他們知道把王冠給 Victor Emmanuel III 就是阿爾巴尼亞獨立的終結。我和許多會長討論甚久；其中最倔強的是 Scutari 的那些會長……但是一等我把帶來的阿爾巴尼亞法郎分給他們幾包，這些人也就不會難於說服了。可是選舉團開會的時候，事情很順手；表決結果意見完全一致而且情況熱烈。他們全體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將他們的決議面交於我。我從使館的洋臺演講，當我保證此次決議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實質上都不妨礙阿爾巴尼亞獨立的時候，尤其成功。要知道所謂成功是指群眾而言，因為有些愛國志

士的怒目而視與涕淚交流，我是看見了的。獨立的阿爾巴尼亞已經壽終正寢。”

所有這些都是明日黃花。今天，請將阿爾巴尼亞的地位和其他若干曾經挑動戰爭的國家的，例如義大利的地位加以比較。偏向義大利，先令它加入聯合國將是一個政治錯誤。一般說來，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對於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及中國間獲得協議的重要性——加以限制的趨勢是一種危及本組織的存在的趨勢。

南斯拉夫代表團因此準備投票反對這個提案。

主席：請阿根廷代表發言。

Mr. ARCE (阿根廷)：因為以前發言的代表有幾位在他們的演講詞內提到了我原來以為不會在大會討論的問題，我於是不得不再度發言。自然，戰爭既與申請國入會問題無關，我就不打算提到戰爭。我也不想提到政爭問題，否則就要提到有些強國如何企圖佔上風，藉以對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施展更大的威勢。雖然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政治問題，我準備完全本着憲章的精神來討論，因為我在第一委員會已經說過，這個問題雖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應當把它當作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來處理。

有的代表團希望五大國一同解決這個問題並已請它們照辦。我要不憚煩的再度提到，在聯合國大會內無所謂小國與大國：在這裏各國一律平等。大國問題祇能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因此，任何決議案如其提出的目的是要請大國就申請國入會問題獲致協議，在我看來就是違反憲章的精神，阿根廷代表團定將投票反對。

又有人談到要請安全理事會復議這個問題。我認為像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這樣重要的兩個聯合國機關，要想維持其間應有的友好關係，最好的辦法莫如在憲章中具體規定二者應當合作的事項外，避免提出這種請求。但是就當前的問題論，安全理事會既已對大會及大會委派的委員會一概不理，又不肯承認大會的權利，大會無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何種請求，在我看來，都是最失體統的辦法。我們到底不應當不為大會的權力以至於安全理事會本身着想。

智利代表團已經宣佈不願投票贊成文件 A/471 所載決議案對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請求，阿根廷代表團在這一點和智利代表團的意見完全一致。

同時有人談到諮詢國際法院的意見。阿根廷代表團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的意見這次完

全相同。維辛斯基先生今天告訴我們說此事沒有諮詢法院意見的理由，而且一般說來，他反對就有關解釋憲章的事項，徵詢國際法院的意見。我完全同意蘇聯代表的主張，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所以阿根廷代表團不能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

憲章中對於有關大會事項的規定，唯有大會有權解釋，這是所有具有特定權力的此類代議機關的通例。聯合國的大會雖然不是像議會一樣的一個審議機關，但是它是一個運用憲章簽字國授予的權力，審議並通過決議案的機關。

也許諮詢法院的並不是關於憲章第四條的解釋問題。也許是要請法院專就聯合國某些會員國的行徑發表意見，這些國家據大會，特別是比利時代表團的意見，逾越了憲章的範圍，在解決申請國入會問題上別有用心。

甚至專就這些地方諮詢法院我也不很熱心，但是我們準備投票贊成諮詢辦法，用意是要努力澄清某些會員國的行動問題，恰當地說不是要解釋憲章。不論何時，那些不了解我們的意見或主張的人如堅持這一點，我就要堅持我們與之相反的意見或主張。准許申請國入會的問題全靠兩個決議案來解決，一個是安全理事會所提關於推薦的決議案，另一個是大會作成決議的決議案。

憲章本來祇說“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無論用憲章的英文本、法文本、西班牙文本、俄文本或是中文本，都不能將它解釋爲“經安全理事會之 favorable (有利) 推薦”；憲章沒有說“favorable (有利)”，祇說“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而且我已經說過，安全理事會可能推薦(建議 recommendation) 接受所請，反對接受所請或者延緩審議。

“推薦”的意義不過如此而已，其餘的全不相干，也不能約束我們這些大會會員國，特別是因爲我們原可自行解釋憲章，而且無論鄧巴頓橡園會議時曾在華府或制定憲章時曾在金山市的人記得如此如彼，我們的任務是依照憲章本身的宗旨與原則來解釋憲章，不是要按照甲國或乙國的願望來解釋。事實上，甲國或乙國着眼於它自己的利益，總希望所有的國家都聽從它的要求，而不願接受多數的願望。因此，我們大家必須明白，局勢仍舊沒有改變。

我想當阿根廷代表團在一九四六年聲明申請國入會問題的決定權屬諸大會的時候，沒有人曾予注意。我

當時沒有堅持這點，因爲何必惹人不痛快呢？我今年高興聽到六七個代表團說阿根廷代表團的主張畢竟是對的。祇要本人一天在大會代表阿根廷，我們就一天也不放鬆努力，希望早晚有一天支持阿根廷主張的代表由今天的六七人變成二十七人，足以形成解釋憲章所需的多數，因爲關於這個問題祇有大會可以解釋憲章。

各位當還記得，有人談到憲章的特別版本的問題，甚至說阿根廷代表團定是因爲另有自己的版本所以纔能有此主張，實際上這話錯了。本人要查憲章，總是查原本。我看那些要把“推薦”讀作“推薦接受”的人纔是用的特別版本。

我想各位當能同意一個女人和一個漂亮的女人略有分別。一個女人是一個女人，一個漂亮的女人就是一個漂亮的女人，這其間是略有不同的，推薦也是這個道理。有作 favorable (有利) 推薦的，有作 unfavorable (不利) 推薦的；也有不推薦的，換句話說要延緩考慮所請的。憲章明明說的是“推薦”，可是有人偏要將它說成“favorable (有利) 推薦”。我們每次提到一個女人，我們就是指的一個漂亮的女人，此種說法，鄙人不敢苟同，因爲可惜得很，女人並不是個個漂亮。

我要再說一遍，我們的主張是要有進展，無論大國或是多數代表團都必須想法打破這個僵局的時候已經快來到了。否則我們就只好等候那種人們聽了就膽戰心驚的事情，就是修改憲章，將否決權取消。有些人一聽見說要取消否決權就好像魔鬼跑到我們中間搗亂似的，竟像是我們永遠要必恭必敬的墨守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的規定一般。我們這些投票贊成否決權的人很可能有一天會大聲疾呼的說“我們從此不要否決權了”。那個問題也就從此了結。雖然 Mr. Vyshinsky 暗指我說了某些話，我要再度聲明，我並沒有將任何代表趕出聯合國的意思，我並無此意。我要准許儘可能多的國家成爲會員國，但是我不想把我的一生一世都綁在有否決權的憲章上。我所要的是沒有否決權的憲章。

我們原來的提案是要宣佈某些國家因爲確實合格，就事論事應准其入會。但是，當我發現只有六七位代表準備投票贊成這個辦法的時候，我又是個講情理的人——要一個人講點情理不能說是過分的要求——於是我就對我自己說：既然我的主張不能貫徹，我們就退一步尋求一個比較溫和的辦法吧。後來我請教巴西及智利的代表，他們主張假如申請國經判定具有入

會的資格，就應當逕行准其入會。我心裏說，很好，上策既不可得，祇好退求其次。

我們後來又同澳大利亞代表團會商，結果我們四國意見完全相同，爲了這個緣故，我準備投票贊成我們和澳大利亞、巴西及智利一同提出的決議案，這並不是因爲我以爲那些決議案是理想的辦法而是因爲我們必須兩害相權，選擇害處較小的一個。縱然現時不能達到目的；但在大會大多數的壓力下，也許可使安全理事會反省一下；但請注意我所說的是安全理事會，不是大國，而是某些國家，特別是那個一般公認應負我們全體現時所處窘境的責任的國家。

爲了同樣的理由，我們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主張准許奧地利入會。但是及至後來我們對奧地利順利入會的希望不得不予放棄的時候，我們纔同意美國的主張，要求宣佈奧地利爲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這正是它可以當之無愧的。可憐的奧地利，不僅受希特勒的蹂躪，似乎還要繼續受不願做效希特勒的強國的蹂躪，這些國家對於奧地利從來沒有對盟國作戰這一點毫不在意，偏不讓它享有獨立。世上的事真是無奇不有！可是對於奧地利、朝鮮這兩個愛好和平、與人無爭的國家，我已經表示過我的意見，過去日本人及希特勒讓它們代人受過，現在它們還在代人受過。

我現在已經說明了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的正確主張及我們何以要投票贊成某些決議案、反對其餘的決議案的理由。我希望在這種情形下，大會如能採取堅決行動，或可影響安全理事會內比較倔強的某些理事國，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促請儘多的會員國來投票贊成澳大利亞、阿根廷、巴西及智利所提的決議案。

這就是阿根廷代表團的立場，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所以我才特予詳細說明。

主席：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發言。

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我不願多費各位的時間。這只是一篇演講，而且也不會像 Mr. Arce 所說的漂亮的女人一樣的“漂亮”。

有人舊話重提說美國不願同意准許阿爾巴尼亞及其他簽約國、保加利亞、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入會完全是由於政治原因，是因爲美國不喜歡這些國家的內部發展。我們每逢適當的場合，即明白說明，我們決不因爲不喜歡一國的政權或一國的政治哲學，就反對接受該國的入會申請。

憲章規定本組織必須判斷申請國是否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載的義務。就阿爾巴尼亞、外蒙古、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匈牙利這些申請國而論，我們曾經提出顯然和憲章所載的義務直接有關的反對理由。各位代表都知道，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匈牙利尚未進入正常和平狀態，其國際社會的地位得以完全恢復的過渡期間，有一連串的國際協定規定這些國家的政府與最有關的盟國及參戰國之間的關係。

現時和約已經生效，其中對於這些國家境內的人權均有明白的規定，我們曾經一再聲明——我現在再度聲明——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政權的具體行動觸犯了這些和約規定。

這些和約在以前敵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並非次要性質，實爲以前敵國與國際社會內多數國家的國交的根本所繫。它們乃是莊嚴的國際盟約。重要的違約行爲不僅是內政問題。相反地，此種違約行爲不能不使人對違約者的是否肯信守任何國際協定深致懷疑。

我不準備細述此種違約行爲，致使大會厭倦。前在第一委員會我已經概括敘述羅馬尼亞現政權爲鉗制政治思想發表自由所採取的具體行動。據說羅馬尼亞及其他地方採取此種步驟不過是因爲人民要懲罰法西斯主義者、叛徒、通敵者及賣國賊。

這只是所有這些國家在所有這些案件上的說辭，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所有反對少數團體的重要政黨的領袖都被包羅在所謂通敵者、叛徒及法西斯主義者之內；這些政黨都是各該國歷史悠久的民主大黨，一般公認它們是民主政黨，有權參加它們國家的建設事業；而被指爲法西斯主義者的這些人中有很多人在反法西斯主義鬭爭中較加罪於他們的政府的許多官員歷史更久，立場更堅定，貢獻也更卓著。

我不必列舉姓名。總而言之，法西斯主義的罪名只是將政治上或思想上的反對派或異己殘酷地一律根除的藉口。因此，我們歎難支持這些國家的入會申請，但是我要強調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負此項責任。如有任何改變發生，使美國得以支持這些國家的入會申請，我們自必歡迎。

今日下午及晚上我們聽見很多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資格的談論。許多阿爾巴尼亞人抵抗侵略，美國對於他們的尊敬並不下於維辛斯基先生，但是姑不論科府事件或任何其他有關阿爾巴尼亞根據憲章第四條是否有資格入會的問題，讓我單說一點，據美國代表團的意見，由於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的結論認爲阿爾巴尼亞

曾經協助與希臘作戰的游擊隊，此項結論並經安全理事會的多數所承認，所以阿爾巴尼亞就沒有入會的資格。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為我們不承認阿爾巴尼亞是一個愛好和平有資格入會的國家，不須再加說明或辯護。

我們在此地及第一委員會都聽到關於法西斯主義的不少談論。我們如果想對法西斯主義下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定義，其困難恐怕不下於我們的顯然難於就“愛好和平”一詞得到一個大家都可接受的定義。在我們看來，法西斯主義的兩個最壞的特點是第一它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國家而外，不承認任何人道價值或精神價值，除非是國家允許的，第二它對鄰國的侵略野心。

法西斯主義的這兩種特色並不適用於葡萄牙，雖然有人在討論中盛氣凌人的說它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葡萄牙政府在形式上雖是專制，但是在這一方面和聯合國的若干創始會員國相比，它也未必更可厚非。

今天下午，維辛斯基先生在攻擊愛爾蘭及葡萄牙的入會資格時，對“愛好和平”一詞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他說——我希望我是照樣引徵他的話——愛好和平的國家乃是曾與法西斯主義作戰或協助此項鬭爭的國家。試想假如納粹德國沒有攻擊蘇聯，不知道蘇聯本身是否合乎這個定義。

可是更令人感覺興味的是維辛斯基先生，熱烈擁護那些曾替法西斯主義助陣而並未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以前敵國，他這種論調如何可以和這個定義相一致。維辛斯基先生顯然愛好一個改過自新的敵國過於一個一貫中立的國家。讓我提醒維辛斯基先生，就按他所下的“愛好和平”的定義，他所猛烈攻擊的葡萄牙也合格，因為亞速爾(Azores)群島的空軍基地在戰爭中對於盟國及參戰國會有很大的幫助。成千的美國人，包括本人在內，因為這些基地的幫助得以越過大西洋。

我不打算勉強各位代表聽我一一敘述我們贊成義大利、芬蘭、奧地利、愛爾蘭及外約但入會的理由。但是至於外約坦，我必須招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大事攻擊外約但的獨立，與其說是增加我的見聞，不如說使我覺得很好笑。

大會現有的決議草案凡是建議復議愛爾蘭、葡萄牙、外約但、義大利、芬蘭及奧地利的入會申請的，我們都熱誠支持。我們曾在每一階段支持這些國家的申請；我們深信這些國家均應獲准入會。我們切盼大會通過這些決議案後可以加速入會的程序。

讓我再說一遍，美國代表團樂於依照經第一委員會通過的波蘭決議案，與安全理事會其餘的常任理事國會商。但是，維辛斯基先生今日下午的態度不能說是給了我們很多的鼓勵，使我們對這種會商的成就抱持樂觀。

最後，我要重新聲明，凡經大會斷定有入會資格的現有申請國，美國決不在安全理事會使用否決權予以排斥，我們並要更進一步，甚至願意對於將來的入會問題完全廢除安全理事會內的否決權。

讓我重說一遍，假如其餘的常任理事國真誠希望就會員國問題從事會商，我敢說此項為使常任理事國就入會問題相約放棄否決權而進行的會商定為我國政府所歡迎，因為會商如幸能成功，並產生協議，就可使這個令人不快的問題得到解決，這對聯合國的現在及將來都有很大的好處。

主席：關於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的討論現已結束。我現在準備將文件A/471所載第一委員會提出的第一項決議案付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想請主席舉出提案國的國名；這些國名未經宣讀。

主席：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文件A/471)是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的決議案。假如大會要宣讀的話，我可以請人宣讀第一項決議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第一委員會表決的是某一國提出的決議案。我想請求說明這個決議案究竟是那一國提出的。現在一共有幾個決議案——六七個決議案。

主席：一共有八個決議案。第一個決議案開端是：“大會按憲章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一事……”

我們現在開始表決關於入會問題的第一個決議案。

第一個決議案以四十六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五。

主席：現在表決第二個決議案，其中決定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第二個決議案以四十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二。

主席：本人收到澳大利亞代表團的書面請求，要求以唱名方式表決第三至第八個決議案。

我們現在表決關於愛爾蘭入會問題的第三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棄權者：阿富汗。

決議案以四十三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一。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關於葡萄牙申請入會問題的第四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秘魯、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菲律賓、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棄權者：瓜地馬拉、海地、巴基斯坦。

決議案以四十票對九票通過，棄權者三。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關於外約旦申請入會問題的第五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

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決議案以四十四票對八票通過。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關於義大利的第六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秘魯、菲律賓、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棄權者：巴基斯坦。

決議案以四十三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一。

主席：我們現在唱名表決關於芬蘭的第七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決議案以四十四票對八票通過。

主席：我們現在唱名表決關於奧地利的第八個決議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阿比西尼亞、印度、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棄權者：紐西蘭。

決議案以四十三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一。

九四. 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479）

主席：請第一委員會報告員提出該委員會的報告書。

Mr. KAUFFMANN (丹麥)：關於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的關係問題的論述具見於文件 A/479。我提議這項文件視為已經宣讀。這項文件載明第一委員會以二十九票對六票，棄權者二十，通過一項決議案，建議大會接受。該決議案案文如後：

“大會

“鑒及聯合國秘書長於其常年報告書中向大會報告關於本組織各會員國遵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建議所採之步驟，

“重申其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就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問題所通過之決議案；

“表示深信安全理事會將視西班牙情勢需要，儘早依憲章規定履行其職責。”

主席：請烏拉圭代表發言。

Mr. MANINI Y RIOS (烏拉圭)：我事前不知道烏拉圭代表團列在發言人名單之內，但是既然列名在內，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第三十九（一），第六十三頁。

我準備只發表很短的演講，因為我知道大會各位代表對於長篇大論的演辭已經很厭倦了。

我僅想說明我們在古巴、瓜地馬拉、墨西哥、巴拿馬及烏拉圭所提的聯合決議案內只要重申大會去年通過的決議案。遵照我國政府的明白訓令，本人必須聲明我國要重申它在去年表決時所持的態度及我國代表當時在大會的言論。

遵照我國政府的訓令，我還要聲明烏拉圭切盼西班牙人民儘早得以自由普選方式，表達他們的最高意志，並表明他們究願將他們的前途寄於何種政府。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

主席：請菲律賓代表發言。

General ROMULO (菲律賓)：我想說明菲律賓代表團對於第一委員會提送大會的決議案的投票理由。

菲律賓代表團曾在第一委員會投票贊成該決議案的第一及第三段，反對第二段。決議案全文付表決時，菲律賓代表團曾經棄權。根據歷史及我在第一委員會的聲明，各位代表知道，我國人民與西班牙人民的文化及商務關係幾百年來都很密切。因此，我國要不想不顧這種關係的歷史基礎，選取一條道路藉以維持這種文化商務關係，一方面不涉政治，另一方面又不逾越聯合國既定政策的範圍，實非易事。

由於這種關係的性質，本人不得不代表我國政府聲明，我們切盼有一個民主的西班牙參加聯合國的工作。我們去年投票贊成原來的決議案時曾經表示這種希望，自從去年到現在事態的發展也沒有使我們不重申那種希望的理由。

依照我在第一委員會發表的聲明——此項聲明我不願仿效若干代表團的作風，再在此地重述——我要重申我國政府遵從多數決議的決心。因為我們不願祇因一個會員國的躊躇顧慮，就犧牲聯合國的團結及威望，又因為以前所作的決議並未經過去年的發展證明已無必要，為了始終如一起見，需要重申此種決議，所以菲律賓將要投票贊成大會現在討論的決議案。

主席：請捷克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SLAVIK (捷克斯拉夫)：民主主義在西班牙遭遇失敗，不僅關係西班牙一國人民，而且影響民主主義在歐洲的全面局勢，這是捷克斯拉夫代表團所知道的，並且我可以說知道得比在座許多代表團更要清楚。我們甚至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法西斯主義首先進攻西班牙獲得勝利與納粹及法西斯主義進攻歐洲及全世界有着直接的關係；民主主義在西班牙的失敗鼓勵

了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使他們敢於冒險再行侵略，進攻愛好和平及獨立的國家，捷克斯拉夫即是其中之一。

我國人民及全世界各地遭受納粹及法西斯主義侵略的犧牲者所受的痛苦，使我們不能忘記佛朗哥的罪惡。

西班牙問題在第一委員會的討論揭露了一項很重要的事實。沒有一個代表團在辯論中否認佛朗哥政權始終是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曾於戰時協助軸心國家。對於西班牙政權及佛朗哥的譴責幾乎是衆口一辭。但是第一委員會對於應採何種辦法及政策以對付這個政權，卻不幸未能意見一致。有人說，聯合國無論採取何種辦法即係干涉西班牙的內政。歐洲國家凡因同樣的言論，結果在上次戰爭中遭受災難的——我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奧地利及阿比西尼亞的遭遇以及西班牙問題——都不能承認那是正確公正的言論。

捷克斯拉夫代表團的首席代表，Mr. Jan Masaryk，在第一委員會的辯論中已經說過，凡是幫助佛朗哥或替他辯護的辦法都是很民主的行徑。在我們看來，這種行徑使人想起慕尼黑，在我們看來，慕尼黑是懦弱的象徵，是出賣民主的行爲。

因爲這些理由，凡是確可終止殘忍暴虐的佛朗哥政權，終於使受難的西班牙人民獲得自由的決議案，捷克斯拉夫代表團都決心一概支持。由於第一委員會當時的情勢，我們沒有堅持通過一個更有力的提案，寧可爲了達成意見一致、或者至少獲得絕大多數的贊成票起見，接受曾經起草小組委員會一致同意的決議案。我們知道，全體一致或絕大多數贊同的決議案即使措辭不十分有力，在世界輿論上也有分量，因爲民主國家可以由此看出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聲討，而我相信這也是那些民主國家對我們的期望。

西班牙人民需要我們的支持，至少道義上的支持。有些代表團雖然聲稱它們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西班牙，但是反對重申去年的決議案。捷克斯拉夫代表團不明白那些國家究竟想用甚麼方法來激勵西班牙的民主。決議案中表示深信安全理事會定將履行它的職責，至少可使佛朗哥及佛朗哥政權有所戒懼。

捷克斯拉夫代表團極力向在第一委員會棄權的國家呼籲，請它們改變它們的態度，加強對於佛朗哥的道義上的壓力，以便幫助西班牙人民獲得自由、獨立與民主。在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上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不僅表示懦弱而且也應受責難。

主席：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西班牙問題經國際會議及聯合國討論已經不止一次；但是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依然統治如故。因此，自然發生下面的問題：爲甚麼佛朗哥政權依然存在？爲甚麼佛朗哥依舊執政？爲甚麼西班牙人民未受民主力量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實惠？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採取適宜的辦法在西班牙建立一個民主政府？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曾對希特勒德國及法西斯義大利積極作戰的人民都在問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答案。

現在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主要代表無疑的是佛朗哥。這是大會第一屆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三十九(一)內已經確認的，該決議案稱：“就其起源、性質、組織與一般行爲各方面而言，佛朗哥政權實係一法西斯政權，仿照希特勒之納粹德國與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義大利而形成者，且其建立亦多由於彼輩之助力”。這些就是聯合國決議案內所用的字句。

西班牙在法西斯勢力盤據之下於今已有十一年，西班牙人民始終在英勇的反抗法西斯政權。佛朗哥的西班牙變成了歐洲法西斯餘孽聚集並蓄意報復的中心。佛朗哥的西班牙是對歐洲人民的和平安全的一個嚴重威脅，也是鼓勵加強其他國家內反動勢力的一個因素。它變成了成千的德國、義大利及其他法西斯分子藏身的淵藪，他們在那裏糾合餘衆，準備伺機而動，重在這些國家建立法西斯政權。

大家知道，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法西斯主義及侵略的主要中心——希特勒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及帝國主義的日本——全被摧毀，無條件投降。反希特勒同盟的三大國在它們的決議中曾經再三強調首要工作是根絕法西斯主義，使世界人民得以依據民主的原則，自由建立他們的生活。

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解放後的歐洲所通過的宣言稱，摧毀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乃是鞏固既得的勝利的最重要條件。可否讓我稍爲詳細的討論這個問題？我要提請大家注意，在許多國家內，因爲履行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不夠一貫堅定，大小法西斯餘孽團體都在躍躍欲試，企圖死灰復燃。許多國家內的反動勢力於失去德國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支援以後，正在竭力用盡方法，阻撓肅清法西斯主義在政治

及社會生活上的餘毒的工作，並且盡力支持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臘的法西斯政權。

法西斯主義在公開戰爭中是打敗了，但是法西斯主義的餘孽尚未根除。國際反動勢力沒有放棄納粹主義在德國復活的希望，這是一樁極其嚴重的事實。西班牙問題和德國問題密切地聯在一起。

我必須指出，在英美軍隊佔領的德國西部，根除納粹主義的工作實際上很少見諸實施。國際研究歐洲問題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Questions) 最近發表的報告書坦白地說，德國西部肅清納粹遺毒的工作幾乎完全失敗，納粹黨雖然戰敗，有重新抬頭之勢。

以前支持希特勒政權，激發其侵略野心的德國獨佔組織不僅未被解散，反受美國及聯合王國當局的支持。仍有許多納粹身居經濟及行政要職。據報載，德國的反動勢力在英美反動階層的支持下，正圖重振旗鼓。恐怖及破壞活動時有發生，有人正在設立違法的法西斯組織，甚至企圖復活納粹黨。自然，德國帝國主義的特別瘋狂的份子企圖報復，想為控制世界的新野心家效力。所有這些情形都成了法西斯主義復活的良機。

盧爾盆地的工業復興計劃既然操於德國獨佔企業家手中，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餘孽就可借機重新展開活動。在德國西部，大獨佔資本家集團尚未取締，民主土地改革未經實行，大地主亦未剷除。社會及商業組織的納粹餘毒未經蕩滌，戰爭罪犯的懲治也不徹底。工會及生產會社對於生產事業仍未獲得廣泛的管理權，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根柢也沒有採取果決辦法將其摧毀。所有這些事實不能不使世界輿論，尤其是飽嘗納粹佔領痛苦的人士大為震驚。

法西斯主義，國際反動勢力的兇悍先鋒已經帶給世人不可言狀的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佔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國家都捲入在內，實乃人類的一大浩劫，這是今天不會有人否認的。

對於希特勒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及帝國主義的日本的勝利是以鉅大的犧牲及痛苦的代價換來的。各國的反動份子曾經支持法西斯主義，把它當作對抗人民大眾的民主鬭爭的屏障，這是一個確定的事實。戰爭的結果法西斯侵略者固被摧毀，但是國際反動勢力依舊存在，雖然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前哨德義法西斯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

蘇維埃人民的偉大領袖，J. V. Stalin 說過，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不得視為平常的戰爭。這個戰爭不祇是兵戎相見的戰爭，而且是愛自由的人民因為拒絕屈服於企圖統治世界的德國法西斯野心家而進行的戰爭。

我必須指出上述的情形不僅見於德國。法西斯勢力已經十分公開地在義大利活動了。義大利的法西斯份子並未肅清。甚至受審的少數法西斯分子也因為“證據不足”立被釋放。對義和約中雖然規定義大利不得容許法西斯團體在其領土內重新抬頭，義大利的法西斯組織在 Gasperi 政府的公開鼓勵之下，卻正在企圖重新成立法西斯黨。

在羅馬、那不勒斯及義大利北部其他城鎮發生的挑撥言論及恐怖行為證明義大利的法西斯份子因為明知不會受懲，所以已在毫無忌憚地大肆活動。這種情勢實在不容坐視。

我必須提到英國摩斯萊法西斯黨的再度活動。

一九四六年倫敦出版了一部名叫“英國內部的法西斯主義”的書。這部書的著者 Frederic Mullally 乃是英國論壇 Tribune 週報的助理編輯。書內載有英國法西斯黨人在兩次大戰之間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期間所作的種種活動的事實。我不想費各位的時間來講述英國法西斯主義的起源。我只打算提一提自從摩斯萊出獄以來他的法西斯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活動。

前面所說的作者在書內說道：“在 El Alamein 或 Stalingrad 之戰的時候，如果有人說他相信法西斯主義將在戰後英國重新抬頭，成為的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聽的人如不揮以老拳，也要大肆譏笑。在戰時的種種變化不定與危險中，我們認為至少有一件事情不須置疑：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已經完結，決不能死灰復燃”。

Mr. Frederic Mullally 似乎過分樂觀，低估了英國反動派的力量。戰爭一旦結束，摩斯萊和其他法西斯黨人即從獄中釋放，重新展開他們的邪惡工作。

摩斯萊假借一個印刷公司的掩護，重組英國法西斯聯盟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這個印刷公司出版一個月刊，叫作摩斯萊通訊 (The Mosley News-Letter)，肆意散佈法西斯宣傳。一九三九年解散的帝國法西斯聯盟 (Imperial League of Fascists) 已在英國宣告恢復。Bedford 公爵領導的國民黨 (National Party) 也已恢復。以種種不同的名目紛紛崛起的法西斯組織都有英

國的權要為後盾。這些組織尤其是從帝國政策團 (Imperial Policy Group) 得到有力的支持，後者自一九三三年成立迄今，團員中有許多人是殖民帝國主義內的領袖人物。

新聞紀事報 (News Chronicle) 的一個名叫 Cummings 的專欄作家說過：“他們的人數日增；行動日漸放肆，手段亦日漸陰險。任何民主政府對於他們的行動都不容漠視”。¹ (他所說的是法西斯黨人。) 各位知道，這個問題經人在英國議會提起已經不止一次了。

我現在再從雷諾新聞報 (Reynold's News) 引徵一段：“我們認為法西斯分子無權享受他們譏笑並且企圖摧毀的政治權。我們認為挑動種族仇恨的行為應當視為一種犯罪行為。我們認為對於一種到處鼓動屠殺破壞的可恨的主義，既經以數百萬生靈的代價方纔將其摧毀，任何民主國家都有從事自衛免受沾染的義務”。¹

上面引徵的話無疑地代表英國人民的公意，這是我深信不疑的。但是聯合王國及美國有勢力的政界人士卻在實際支持佛朗哥。這種行動連帶着加強了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的反動勢力的活動。

我已經說過，英國及美國有些人不僅蓄意保留並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而且還要支持歐洲其他國家內各式各樣的法西斯組織，他們對於這種態度毫不隱諱。這些反動份子在支持歐洲國家的法西斯組織時已經派給這些組織確定的任務來實現他們統治世界的冒險計劃。

人民大眾在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中流血並不是爲了要受企圖統治世界的新起野心家的桎梏。我們的任務是粉碎反動份子的罪惡企圖，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再生。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既是以鉅大犧牲方始獲得，必須盡力想法鞏固。

佛朗哥的西班牙在復活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計劃中擔任很重要的職分，它本身也就是仿效希特勒德國的法西斯國家。

希特勒及墨索里尼雖然打倒，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依然權力在握，理由在那裏呢？理由是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反動勢力都在支持他；第二，他有一個龐大的機構，用暴力及恐怖手段轄制西班牙人民；第三，外國的資本家從他們在西班牙的投資獲得巨利。

爲了證實上面所說最後的一句話，我可以指明英國資本控制西班牙的採礦及冶金業。Rio Tinto 及

Huelva 的銅礦及 Alconera de Vizcaya 的鐵礦都是英國公司在開採，另外它們還控制了許多只在名義上屬於西班牙的重要企業。

加達魯尼亞的紡織業、油礦、電話交通、空運、電氣設備、工廠、汽車及輪胎生產、造船業、發電廠及化學工業大部分都在美國獨佔資本的掌握。西班牙法西斯黨的領袖及資本家以貧窮饑餓的人民大眾為犧牲，個個變成巨富。佛朗哥統治西班牙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危機，人民大眾的日益激烈的反抗，(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攜手奮鬥，要根絕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這些因素造成了一個極端緊張的情勢。

都市及農村人民的大多數都感受貧苦饑餓的威脅。讓我從西班牙法西斯黨中央機關報 Arriba 引徵一段。該報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刊載一篇通訊，其中說道：“馬德里的近郊從前是一片荒山。現在成了許多人住家的所在，擁擠異常，垃圾糞污充斥，沒有物質協助，沒有醫藥設備，沒有學校。沒有水電供應，排污溝暴露於外。在這種情形下過活的人在五十萬以上而且人數尚在激增中”。那是一篇實錄。

西班牙法西斯黨機關報 Arriba 描寫了這樣一幅可怕的圖畫後，又妙想天開要求當局禁止爲饑餓所迫而脫離家鄉的人民集聚於國都所在地。該報提議砲轟馬德里近郊的山地，以便驅逐那些在上述情形下過活的成千的饑寒交迫的人民。西班牙的社會問題就是以那種手法來解決的。

近來西班牙的恐怖活動更有增加。佛朗哥政權自從建立以來就繼續逮捕殺戮西班牙人，每天報上都登載有西班牙民主人士被害的消息。

據不完全的資料，在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被佛朗哥的法庭判處死刑的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三人。現時西班牙人被拘禁於佛朗哥的監獄中的在二十萬人以上。英勇的西班牙人民不顧這種恐怖主義，無時無刻不在和佛朗哥政權鬭爭，雖然環境艱苦，也不稍停。

對佛朗哥政權採取有效措施的時機到了。我們徒託空談，通過決議案，但是佛朗哥依舊掌握政權。經驗證明，對佛朗哥政權採取道義制裁，不會產生具體結果。

大會在決議案內料到所採辦法可能證明不敷，不能達到以民主方法在西班牙建立一個新政府的目標。

遠在第一屆會，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即已建議聯合國各會員國不僅與佛朗哥的西班牙

¹ 譯自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俄文引證。

牙斷絕外交關係，並且斷絕經濟關係，包括鐵路、海運、航空、郵電交通的全部停止。

白俄羅斯代表團仍然認為欲使現時局勢大為改進，務須與佛朗哥政權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

在此期間，我們漸漸覺察世界民主國家對於在西班牙建立民主政治所抱的希望已經遭遇某些國家內反動勢力的嚴重反對。這些反動勢力恢復並且加強它們與法西斯西班牙的經濟關係，藉以破壞民主、反法西斯的共同陣線；他們給予佛朗哥政權以經濟及政治支援。某些國家企圖利用西班牙問題迅速地在西班牙獲得經濟地位，希望在經濟上控制西班牙。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希望大會對這個重要問題獲得一個公正的解決辦法，並希望採取有效措施剷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

Mr. Aranha 離席，由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 代行主席職務。

主席：請薩爾瓦多代表發言。

Mr. CASTRO (薩爾瓦多)：我們現在辯論的是聯合國大會議程內所列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的關係一項。第一委員會提送大會的決議案共分三段，其中第一段及第三段不太重要。

第一段內容如後：“大會鑒及聯合國秘書長於其常年報告書中向大會報告關於本組織各會員國遵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建議所採之各步驟。”這一段只是引言，屬於說明性質。

第三段全文如後：“表示深信安全理事會將視西班牙情勢需要，儘早依憲章規定履行其職責”。

這一段雖然頗有實質，但是毫無用處，因為我們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具有採取有效行動以制止侵略或和平之威脅的權力，因此我們若說大會“表示深信安全理事會…履行其職責”，我們實即要求安全理事會作它本來對於任何從事侵略或威脅和平的國家不能不作的的事情。所以我說第三段毫無用處。

薩爾瓦多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投票反對決議案的前文及最後一段，即係因為我所說的理由：前文只是說明性質，第三段則毫無用處，因為安全理事會無論何時都有權制裁侵略，對任何成爲和平之威脅的國家都有權採取有效行動，無論該國是否西班牙，也無論該國是否乃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

因此，祇有第二段，即決議案的正文值得縝密注意。該段內容如後：“大會重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會關於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問題所通

過之決議案”。重申上年通過的決議案似乎只是例行公事。但是，該決議案提及憲章第四十一條，全文如後：“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並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法。此項辦法得包括經濟關係、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

薩爾瓦多代表團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情：此種辦法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影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剛纔發言，表示據他的代表團的意見，應對西班牙採取憲章第四十一條內所列的辦法。讓我重說一遍：如果採取這些辦法，受影響的不特是西班牙政府；受影響的是西班牙的人民。

我們無權替西班牙人民對他們的內政作一決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禁止我們對任何國家採取任何行動迫其遵照聯合國的願望來決定其內政。第七項內稱：“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此項規定很明確地禁止聯合國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

有一個代表在第一委員會最近一次會上說，我所引徵的那條規定所指只是單獨干涉。他說集體干涉又當別論。單獨干涉據他說是不對的——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干涉他國的內政——但是集體干涉就不同了。請問在我所引徵這條內是否提到這種區別？這一條禁止聯合國干涉任何一國的內政，這種干涉，各位如果願意，未嘗不可稱爲集體干涉。因此，無論單獨干涉或集體干涉，都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禁止的。

那個代表說有一個例外，這個例外即第二條第七項的末後一句：“…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我們大家都同意此項例外是大家所一致接受的，因為第七章所論的是安全理事會應付侵略行爲或和平之威脅的權柄，我們都同意安全理事會具有此項權柄。

但是，我要再請大會注意，如果聽從若干代表團的要求，採取斷絕外交關係及全部停止各種交通的辦法，使西班牙人民陷於完全孤立，西班牙人民因此所受的影響。受害的將是西班牙人民，根據憲章，我們沒有權對任何人民採取這種辦法，不管那些人民的國家是不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有的國家的內政取決於該國的當局，有的取決於該國人民的意志，第二條第七項對於這兩者並沒有作何分別。

我在第一委員會已經說過，有許多代表團表示它們酷愛西班牙人民的自由，至少它們說它們酷愛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它們怎樣來證明它們有厚愛於西班牙的人民呢？就是這樣：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說，美英兩國與西班牙的食糧貿易正在增加，那是一個完全不正常的現象，違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的精神。他特別抗議由美國將麵包輸入西班牙。這就是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對西班牙人民表現的友愛——要剝奪西班牙人民的麵包，使其陷於痛苦絕望的境地，因而迫其反叛政府。果然那樣，結果如何呢？各位是否有把握，經過內戰而成立的西班牙政府一定比現在的政府好？各位是否有把握，如果那個新政府不合某些國家的政策要求，不致有人再提出反對？

捷克斯拉夫的一個代表——這個代表的話復經另一捷克斯拉夫代表引用——有一次在大會說“歐洲確已左轉”¹。當我們看見反對西班牙的提案主要是由波蘭、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南斯拉夫代表團所提出，我們不能不感覺到其中的用意是要西班牙左傾。

我心中另有多種顧慮本可一談，但為避免脫離主題起見，姑且不提。本人以薩爾瓦多代表的資格所關懷的最主要的是西班牙人民的命運。我們要保護西班牙人民決定其內政之權，我們要遵從憲章的原則來保護那項權利。

除了有的代表團贊成、有的反對的第二條第七項以外，我們另有第一條第二項所揭示的一個原則。該原則指出聯合國宗旨之一即“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難道大會各位代表認為這個人民自決的原則和西班牙問題沒有直接關係嗎？難道西班牙人民不應當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受外來的脅迫嗎？

我們主張西班牙人民確有此權，而且此權已經我們在憲章第一條第二項予以承認，因為我們在那條規定內聲明聯合國宗旨之一即“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不久以前，我們曾在本屆大會以極大多數通過一項制止各種戰爭宣傳的決議案²。違反憲章內的明文規

定，企圖對西班牙人民採取使他們陷於絕望、饑餓、困苦的办法就是和我們所通過的決議案的精神及文字完全相反——難道不相反嗎？——的行徑，因為所有煽動內戰者或煽動國際戰爭者，乃至於一般的戰爭宣傳都在該決議案反對之列。我堅主企圖使西班牙發生內戰就是一種戰爭宣傳。

我最後要聲明，薩爾瓦多代表團在原則上不反對第一委員會提送大會的決議案的第三段，因為該段僅提及安全理事會的權柄。但是，我們仍然準備投票反對那一段，因為，第一，那一段和第二段連在一起，而第二段是薩爾瓦多代表團所永遠不能接受的；第二，因為既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會的權柄是甚麼，那一段毫無用處。因此，我們不主張告訴安全理事會說它有那種權柄。

薩爾瓦多政府已經奉行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因此，我必須聲明，我們之所以堅持本屆大會不應當投票重申那個決議案，原因就是那個決議案違反了憲章的原則。無論薩爾瓦多政府或其他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應採取不合憲章的辦法。憲章祇提到各國政府對本組織為了普遍和平起見所應履行的義務。除此之外，薩爾瓦多政府完全有行動的自由，因此，薩爾瓦多政府行使此項自由，奉行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但是，當我們再來討論不干涉的原則時，我們必須堅決明白地聲明，薩爾瓦多政府並未放棄那個原則。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尚有一人。我想提醒各代表團說，這個問題前在第一委員會已經詳加討論，此外議程上另有一個項目，我們希望今晚予以處理。因此，除非另外有人請求列入發言人名單，我就認為業已截止增添發言人。

截止增添發言人，波蘭代表是就本問題發言的最後一人。

Mr. LANGE (波蘭)：去年，大會以絕大多數，我可以說是幾乎全體一致地通過了有關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關係的決議案三十九(一)。我們現在討論的決議案要重申去年的決議案，並表示相信安全理事會於適當的時機定將遵照去年的決議案的志趣採取行動。

現有的決議案是先經一個特別起草小組委員會一致提送第一委員會的。在這之前，決議案不祇一個，修正案也不祇一個。那些決議案及修正案的提案人議決提出一個大家一致同意的案文。他們所以這樣辦的

¹ 參閱 Mr. Masaryk 在第八十七次全體會議的演講辭。

²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一一〇(二)。

原因是他們深信，我們對於佛朗哥政權的態度應當有一個完全一致的表現。第一委員會以絕大多數通過了小組委員會推薦的這個決議案，現在專待各位代表決定。

去年的決議案幾乎經全體一致通過時，雖然有極少數的聲音起而反對，但是他們未能影響那個決議案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印象。他們沒有減損那個決議案的道德價值，因為決議案所表現的是全聯合國幾乎一致的聲音。

我們現在又聽到那些少數人在我們中間發表反對的論調。他們的影響也決不致大過去年。我們聽了許多人的演講，說明爲甚麼應當通過這個決議案。現在要講話的都已講過。我聽了這一點很高興，因爲現在是我們停止講論佛朗哥政權，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因此，我請求各位以絕大多數通過第一委員會推薦的決議案。我請求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投票贊成現有的決議案。

主席：大會現在開始表決文件A/479所載的決議案。

Mr. FAHY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表團提議分段表決，第二段以唱名方式表決。

Mr. DURAN-BALLEN (厄瓜多)：本人要求全部決議案以唱名方式表決。

主席：很好，既然有此要求，我們就舉行唱名表決。我們現在逐段付唱名表決，先表決第一段。

Mr. Aranha (巴西) 復主席位。

唱名表決，結果如後：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拉夫、丹麥、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印度、伊朗、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菲律賓、波蘭、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秘魯。

棄權者：阿富汗、哥倫比亞、厄瓜多、埃及、希臘、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南非聯邦。

第一段以三十七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十一。

主席：現在表決決議草案的第二段。本段須經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方得通過。

唱名表決，結果如後：

贊成者：比利時、玻利維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拉夫、丹麥、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冰島、印度、伊朗、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紐西蘭、挪威、巴拿馬、波蘭、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希臘、洪都拉斯、荷蘭、尼加拉瓜、秘魯、菲律賓、土耳其、南非聯邦、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阿富汗、哥倫比亞、厄瓜多、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段因未獲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被否決。贊成票二十九，反對票十六，棄權者八。

主席：現在表決第三段。

唱名表決，結果如後：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拉夫、丹麥、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印度、伊朗、賴比瑞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菲律賓、波蘭、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秘魯。

棄權者：阿富汗、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埃及、希臘、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南非聯邦。

第三段以三十六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十二。

主席：現在表決第二段除外的決議案全部。

該決議案以三十六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十二。

主席：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爲避免誤會起見，我想說明本人代表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我們剛才通過的決議案的投票理由。各位當還記得，當去年大會全體會議表決關於西班牙問題的決議案三十九(一)時，聯合王國代表團曾經投票反對決議案內建議安全

理事會於某種情形下採取行動的一段。我們當時的理由有二：第一，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也只有安全理事會，有權決定在何種情形下，它應當履行它的職權；第二，我們當時覺得——現在仍然覺得——該決議案似乎暗示，安全理事會不妨採取行動，改換西班牙的政府，而我們主張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中關於它的任務的規定，祇有在牽涉威脅國際安全的事件上，方須採取行動。

去年決議案的那一段雖經我們反對，終獲通過，我們爲了表示全體一致起見，曾投票贊成整個決議案，並希望西班牙問題的演進不致使安全理事會有行使其在國際和平及安全方面所負職責的必要。該項希望幸已實現。有人因此也許要問，爲甚麼我們今年投票贊成重申一個我們不十分同意的決議案。我們的理由有二。

第一，我國政府從未隱瞞它不贊成西班牙政權的若干行徑，希望有一個更能代表西班牙人民的政府取而代之。我國政府因此贊同去年大會決議案關於召回各國駐西班牙大使與公使的建議，並且迅即照辦。

第二，我國代表團投票贊成我們剛才審議的決議案是因爲我們認為該決議案的最後一段只是對去年決議案中有關安全理事會行動的那一段的一種解釋。

在我們看來，現時的決議案已經去除一切疑竇，確定祇有安全理事會有權決定何時應當行使它的職權，此項職權的行使並須嚴遵憲章所定的範圍，換句話說，只有在西班牙發生一種情勢，其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時，安全理事會方應行使職權。

爲了這些理由，我們認為在投票反對這個決議案第二段的代表團——例如美國代表團——與投票贊成該段的代表團如我國代表團之間，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看法而已。

主席：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 (波蘭)：決議案的第二段本擬重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三十九(一)，竟未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贊成，本人謹以波蘭代表團的名義表示遺憾。同時我要強調，第一，該段畢竟反映本屆大會多數的意見，第二，除此而外，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依然有效，對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均有拘束力。

本人離開波蘭代表的地位，以個人的身份，以一個大半生致力於反法西斯主義、擁護民主主義的奮鬥的個人的地位，另有一言奉告。我相信當我發言，反

佛朗哥政權、反世界各地法西斯餘孽的鬭爭定將繼續進行的時候，我所說的話代表了世界上千百萬像我一樣的人的呼聲。第二段被剔出於我們的決議案之外，究竟是那些人的主使，也將永遠記在全世界的民主勢力的心中，他們並將隨之決定他們將來的政治態度。

Mr. ARCE (阿根廷)：我們既以唱名方式進行表決，各位就都知道阿根廷代表團曾投票反對這個決議案，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但是，我要再度指出，事態的發展已經證明這裏的所作所爲並不是要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不過是政治角逐的把戲。否則，爲甚麼本屆大會尊重憲章、決定不重申去年通過的決議案以後，仍有代表認為那個決議案依然有效呢？

在我看來，這就足以證明大會的多數會員想要撇開政爭及各種糾葛，以便遵循憲章所定的正途，也就是最好的路徑，並准許世界各國一律加入本組織，在它們多少忘記了上次戰爭的仇恨以後，准它們一同致力於世界和平。唯一的例外自然就是那些要繼續打仗的國家，這些國家祇要安全理事會不加阻止，自然可以任意行動。

九五. 程序及組織：第六委員會報告書 (文件 A/482)

主席：請第六委員會報告員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各位手中都有關於大會程序及組織的文件 A/482。

大會暫行議事規則自經籌備委員會擬定以來，曾經多次修正及增加。

此項規則經程序組織問題委員會詳加研究後，復經第六委員會予以審議，其間因爲第六委員會第三小組委員會工作極爲澈底，獲益頗多。

現經第六委員會提請大會通過的規則不應繼續冠以“暫行”字樣。這些規則均有豐富的經驗爲依據。議事規則共分一百五十條，其次序均經重新排定，附以目錄並對各條增添邊註，以便查閱。下面就是第六委員會在其報告書(文件 A/482)內提送大會以備通過這些規則的決議草案：

“大會

“通過本報告書附件中所列載之議事規則；

“通過此種議事規則爲大會之議事規則；

“決議：除第一二七及一三五條應立時生效外，其他各條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

我要提請大會注意，報告書內應當增加數字，即於文件A/482第八段增加：

“南斯拉夫代表團提議刪去第一四五條(附件內所載第五十九條)被否決，但聯合王國對該條所提的修正案已經通過。”

本人謹將照上述修正的報告書連同剛才經本人宣讀的決議案一併提請大會通過。

主席：我要請大會注意，文件A/482內第十三章涉及申請國入會問題。關於該章規則的訂正問題已經發交第一委員會。大會尚未收到該委員會關於第十三章的報告。但一旦全體會議收到是項報告，並核准其中所載的規則後，該項規則即可一併列入訂正後的議事規則之中。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只是報告員所說的第六委員會報告書。既無異議，報告書作為通過。

現請第六委員會報告員提出該委員會的第二件決議案。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在剛才通過的規則之後，第三小組委員會另外提送第六委員會一個決議草案(文件A/482/Add.1)。第六委員會核准這個決議草案以後，現在將其轉請大會通過。決議草案案文如後：

“大會

“請秘書長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磋商，依憲章第六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就召集國際會議之規則擬具草案，俾大會第三屆會予以審議”。

主席：既無異議，文件A/482/Add.1所載的決議案作為通過。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議事規則的修改，蘇聯代表團放棄投票權。

主席：謝謝你，閣下棄權之事定當列入紀錄。

Mr. BEBLER (南斯拉夫)：程序問題。我國代表團本來也要棄權，但是沒有機會。我們為甚麼沒有進行表決？

主席：我問有無異議。既然無人反對，依照規則主席是可以將其作為通過的。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祇有涉及一個問題的大旨時可以那樣辦理。

主席：你如果要求舉行表決，我很可以把這個問題付表決。但是，依照先例，主席有權問明大會的意向，並不一定要正式表決。不過，這一次棄權的我們一定載入紀錄。對於第一個決議案有無棄權的？

棄權者六。

對於第二個決議案有無棄權的？

沒有棄權的。

謝謝各位的合作。散會。

午後十一時十分散會

第一一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主席：我們的議程內尚有十三個項目，本席認為需要舉行三次全體會議才能將之審議完竣。所以，我們將在本日下午三時再開會，如可能時，本晚也開會。

我們當前的待議事項已經由各主要委員會作過透關的討論。所以，本人認為可以合理地期望各發言人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辯論時僅作簡略的陳述，而避免反復詳細說明他們的立場。各方的說明現已紀錄在案，而且在各委員會內已經為人充分重視。我們祇有採用上項辦法，才能希望圓滿地完成大會當前仍屬繁重的工作。

九六. 國際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會 (文件 A/419)

九七. 基金會一九四六會計年度之財政 報告及決算 (文件 A/484)

主席：現請第三委員會報告員發言。

Mr. MALIK (黎巴嫩)：一般的政治問題佔據了大會和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報章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否決權、小大會、希臘、朝鮮、巴勒斯坦、販賣戰爭